

■ 尝试走出家门

“如果没有解说,我只能听到台词,却不知道角色在做什么。”胡华健说。无障碍电影放映期间,解说员不仅要描述动作、场景,还要传递情绪,比如“女主角的手指微微颤抖,她强忍泪水转身离开”。这种细腻的表达,让视障观众能像明眼人一样感受电影的情感张力。

这需要解说员把控整部电影的节奏。张之玮的工作单位是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每次解说电影,已经志愿服务4年的她仍然和第一次一样做好充分准备——反复观看电影,将解说词通读三遍,确保每一句话精准对应画面节奏……

“最难的不是解说,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传递足够的信息。”张之玮说。例如,在解说电影《力量密码》时,她需要在枪战戏的短暂静默中快速描述:“男主角侧身翻滚,子弹擦过他的肩膀,他咬牙举枪反击……”高强度的语言输出,要求解说员兼具播音技巧和电影理解力。该片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宁波、芜湖多地,故事场景及人物语言都有江南风情特色,伴随着剧情跌宕起伏,手持话筒的张之玮用她细腻的理解,在影片人物的对白间隙,尽可能给盲人们描绘更多电影细节。

女儿金煊受母亲影响,8岁开始参与无障碍解说,是团队里年龄最小的志愿者。起初,张之玮只是想让女儿感受帮助他人的快乐,没想到金煊对解说充满了热情,还展现出过人的天赋。无障碍电影解说脚本通常有2万字,对于成年人来说都颇具挑战,更何况是一个孩子。但金煊展现出超乎常人的毅力,面对脚本中大量不认识的字,她一字一字地查,一笔一画地记。在日复一日的查阅与学习中,她不仅攻克了解说脚本的难关,语文成绩也有了显著提升,在班里名列前茅,早早地掌握了远超同龄人的识字量。

3年解说生涯,金煊和妈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收获了许多感动。一次,在一场公益活动的彩排现场,一位来自盲校的同龄女孩在听到金煊的解说后,兴奋地对着她呼喊:“我认得你的声音!”原来,这位盲校女孩曾通过无障碍电影听过金煊的解说,对她的声音印象深刻。这份跨越视觉的“相识”,让小小小年纪的金煊感受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她的声音,真的能为视障人士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尤其是那稚嫩却充满力量的童声,常常为视障观众带来别样的惊喜。

有位视障老人感慨道:“听着小孩子的声音,感觉自己年轻了,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和子女们的相处时光。”还有不少视障人士反馈,当听到孩子清澈的声音出现在解说中时,瞬间被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仿佛看到了阳光下奔跑的孩童,感受到了最纯真的快乐。这种新奇的听觉体验,让许多原本习惯待在家中的视障人士,愿意走出家门,走进无障碍电影放映现场。

这几年,金煊利用寒暑假为视障人士讲解了《力量密码》《雪豹和她的朋友们》《三大队》等公益电影。妈妈张之玮说,只要孩子愿意,她会一直支持女儿走在志愿者的道路上,未来希望女儿一直能去关爱和帮助他人。

■ 打磨文字脚本

对无障碍电影来说,解说脚本的撰写至关重要。文字表达能到什么程度,决定着视障者能欣赏到什么程度。

王君芳毕业于浙江传媒学院,今年46岁的她现任上海电视台法治频道主编。扎实的专业功底和细腻的文笔,让她成为无障碍电影解说脚本创作的中坚力量。“电影解说脚本不能糊弄,老百姓爱看的,就得下苦功夫。”这是王君芳的理解。她深知,视障观众虽看不到画面,却能通过解说词“触摸”到电影的灵魂。

由于严格的版权保护要求,无障碍电影公益解说团队的负责人曲大鹏总会亲自将存有片源的U盘送到王君芳家中,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是创作的基础。面对电脑屏幕上流转的光影,王君芳需要将视觉画面转化为精准的文字语言,从人物微表情的细微变化,到场景氛围的渲染铺陈,每个细节都要变成可感知的声音符号。

在日本著名电影《情书》的解说词里,王君芳是这样描写的——这是神户一座低矮的小山丘,地上积雪很厚,博子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小山下是一个村庄,雪还在漫天地下着,没有阳光。冬天的树木尤其萧瑟。博子往山下走去,身影变得越来越小,走



本报记者 杜雨敖

听见电影

高温天,上海蒸腾着热浪。国泰电影院内却凉爽得让人心头一静。27岁视障青年胡华健拄着盲杖走进影厅坐下,来这里“看”电影。

放映厅里,37岁的解说员张之玮调试着话筒,11岁的女儿金煊在一旁整理解说词。灯光渐暗,银幕亮起,张之玮的声音在黑暗中流淌:“画面里,男主角站在雨夜的街道上,雨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他的眼神充满犹豫……”胡华健微微仰头,嘴角扬起一抹微笑。这一刻,他“看见”了那一幕幕画面。

2012年起,上海市部分电影院开设了无障碍电影专场,每月固定为视障人士免费放映配有解说的电影。无障碍解说并非简单配个旁白,而是在保留原版电影对白的同时,在电影声音空白处用准确、恰当、精练的语言将电影的背景画面、人物形象、动作、内心活动解说清楚,使视障人士能听懂,帮他们构建起完整的电影世界。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群无障碍解说志愿者用细腻的语言,将电影画面转化为一个个灵动的声音符号,传递到每一位视障观众的耳中、心中。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到后面,她开始小跑起来,像一只轻灵的小鹿……具象的描述,让观众身临其境。

为了能在现场解说时精准地卡在人物对白和音效间隙,王君芳每次写脚本都需要对照电影画面反复修改。有时候某一幕的描述太多,挤压到对白,又得适时减少字数。她以秒为单位来回拉进度条,一天能写二三十分钟的画面时长,就算是很快了。一部90分钟的电影,她常常得花一个星期才能完成。

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面对繁重的本职工作与复杂的脚本任务,王君芳也会偶尔陷入拖延的焦虑。但每当看到曲大鹏专程送片的身影,想起视障群体对电影的期待,她总会迅速调整状态,一头扎进创作中。有趣的是,为了检验解说词的流畅度与感染力,她常

常在家中大声念出来,有时丈夫还在熟睡、儿子还在写作业,他们也从不抱怨,反而成为最早的“听众”,还会提出修改建议。

在王君芳看来,每一份解说词都是与视障观众的“心灵对话”。用专业与热爱,将一帧帧画面编织成有声的故事,让文字化作视障群体的眼睛,在电影的世界里自由驰骋。

■ 氛围无可替代

曲大鹏是这支队伍里不可或缺的“追光者”。

1974年出生于哈尔滨的他,同样毕业于浙江传媒学院。自2012年投身无障碍解说公益工作以来,他以炽热情怀与坚定信念,为视障群体搭建起通往光影世界的桥梁。曲大

鹏至今还记得,当年有位老先生,在电影结束后,特意摸索着走到他跟前,握手拥抱他表示感谢,离开前还向他深深鞠躬。

曲大鹏一直向社会普及盲人与视力障碍者的区别。视力障碍是涵盖所有视力受损情况的广义概念,而盲人特指视力损失最严重、无法通过矫正或治疗改善的群体。两者在定义范围、分级标准、生活适应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十几年走进影院的是视障者,全盲的占比大约三分之一,更多的是有一些光感或者医学上叫作有手指晃动感的视障人士。

胡华健就是后者。家住青浦区的他形容自己眼前的世界,用的是“影影绰绰”四个字。他是多年观看无障碍电影的忠实粉丝,在这一过程中,他和曲大鹏逐渐熟识,相差24岁的他们成了忘年交。曲大鹏非常欣赏这位弟弟,因为“年轻人身上洋溢着活力”。胡华健不止一次地告诉曲大鹏,观看无障碍解说电影不仅是娱乐,更是连接视障群体与社会的重要纽带。

“虽然现在视频平台很方便,但现场观影的氛围无可替代。”胡华健常向身边的视障朋友分享享受:“当解说声、电影原声与现场观众的反应交织在一起,你能真切地‘触摸’到电影的温度,我甚至觉得现场的解说员是带着表演的,而且表演是连贯的,随着情节发展顺序演进的。给听众提供了情绪酝酿的过程,感受到与他人共鸣的快乐。”因此,胡华健也一直呼吁更多视障者走出家门,参与线下无障碍观影活动,融入社会生活。

胡华健的好朋友褚卫是先天盲人。今年36岁的她从2014年开始“看”无障碍电影。“早上6点多就出门,特意从青浦赶到市区来看场电影,3个小时都在路上。”盲校毕业后,褚卫在一家盲人按摩院工作,每天用双手为顾客舒缓疲惫。每个月,她都会期待一场“声音的旅行”。“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看’《敢死队3》时的震撼。”褚卫回忆,激昂的背景音乐、解说员充满张力的讲述,让她仿佛置身于枪林弹雨的战场,感受到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

■ 光芒从未熄灭

十余年间,上海这座城市以及志愿者们让褚卫感受到了满满的诚意和感动,几十部电影通过声音走进她的世界。最让她动容的是抗疫题材影片《中国医生》。解说员细腻的描述,将医院里紧张的抢救场景、医护人员疲惫却坚定的神态,转化为一个个鲜活的声音画面。“原来医生不只是课本里的‘白衣天使’,他们也是会累、会害怕的普通人,但为了守护生命,他们选择勇敢进行。”这部电影让褚卫对医生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敬意,也让她看到平凡人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

褚卫的男朋友也是位视障人士,这让两人对“看见”世界有了更深的共鸣。“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有一天能牵着他的手,走进无障碍电影院,一起‘看’场电影,让他也感受声音带来的震撼。”

因为观看无障碍电影,胡华健开始深入探索音频创作领域,从受益者成为传播者与倡导者。借助语音读屏软件,他可以熟练地运用文字编辑,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作品,用技术为视障群体搭建起感知世界的新通道。

如今,上海的可无障碍电影解说事业已发展成为一个温暖而有力的公益体系。每个月的一个周三、周四和周五,上海16个区的残联指定影院都会定期开展无障碍电影解说活动。曲大鹏的微信工作群也已经汇聚了463名志愿者。他们大多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及各区融媒体中心。随着影响力不断扩大,服务范围已覆盖到崇明、金山、青浦等地。

“希望视障朋友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平等地享受电影艺术带来的快乐。这是一种生活社交方式,在这里,可以见到老同学、交到新朋友,还可以与志愿者互动交流。我们非常喜欢这种方式,它让视障朋友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在曲大鹏看来,视力残障群体需要的不仅是帮助,更是尊重与平等对待,而无障碍电影正是给予他们平等文化权利的重要途径。

金煊也在作文里写到,看电影就像是看别人的故事,体验一段人生。“无障碍解说的意义,或许不仅在于让视障者‘听见’电影,更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光从未熄灭。”

影院里,片尾曲响起,胡华健仍沉浸在故事中。张之玮和金煊走到他身边,轻声问:“今天‘看’得开心吗?”

他点点头,说:“就像真的看见了。”